談楊牧的一首詩：『聽陶筑生處士彈古琴』

■小克

近日不釋手於一本楊牧的「瓶中稿」。看其後記，（寫於七五年二月），謂「秋祭杜甫」是最近的作品，此詩先刊於龍族詩刊第十三期，於該刊第十四期即有人短評，妄下「失去了感動因素的詩」、「空有詩的架構，而對我們無法發生詩的效果的私心，是不算詩的」結論，實在未解楊牧心迹之所在也。龍族詩刊同期又刊有楊牧詩一首，即註明七四年十一月所作的，亦即本文要談的「聽陶筑生處士彈古琴」。而此詩並未收入「瓶中稿」集中（在後記文中，楊牧自謂「瓶中稿」是他四年的積稿：自七〇年夏秋之交到七四年），此詩可能歸入：「除了這五十餘首詩以外，還有些別的作品，因為種種原因，此集不收……」之列。

「聽陶筑生處士彈古琴」

霜降鐘先知……
處士肅坐凝容，忽然
為我一揮手，依稀彷彿
中國古代洶湧而來的
浮沉跌盪的風。風曾運行於
洪荒，循環那三尺六寸六分的宇宙
梭巡分割的光陰，充塞黃道十二宮
欲行又止，然則

此非五弦之樂乎？游魚
出水傾聽。風曾運行於
大文明的開端，魚躍王舟之聲
有火自上復于下，其聲魂云
三發射之，繼以輕劍擊之。此乃
七弦之樂，起初只是鷦鷯枋榆
拚飛維鳥。風曾運行於巴蜀

——詩人收劍躊躇，嘿嘿默默
止酒聽羣松喧嘩於山壑
轉問秋雲暗幾重
時而呼嘯，時而嗚咽
過浮屍的江水，焚燒的山岳
一朝乃過夏天的海洋。處士肅坐
凝容，背向異邦已涼未寒的夜空
忽然一揮手，我聽到洶湧而來的
是中國古代浮沉跌盪，而又

如此寂寞的風

楊牧「瓶中稿」集中，雪屋幽夢之作有的是，飛霰凍土之日，東風解凍之時，皆有詩可付；「四季的十行詩」四首乃為江南舞蹈作。他以葉珊作筆名出版的「傳說」詩集中，亦大有續古人的七言詩、看殘雪之類的作品，印象中，楊牧還有觀畫後所作的詩。這種在興之作至、性情之所至之下寫就的作品，給人的印象是我國詩人既有的傳統。

觀舞聽琴如此等等之詩，古代詩人所作甚豐，就本文只談楊牧聽琴之作，試略舉聽琴之詩二三，如韓文公聽穎師彈琴後，有「浮雲柳絮無根蒂，天地闊遠隨飛揚。」句，原來此是泛聲，指出其輕非絲，其重非木之意（許彥周詩話）。提起韓文公，其代情擬古的「琴操十篇」（古操十二，止取其十），陳沆「詩比興箋」：「予讀琴操而知古人之用意，曠世不遇知音者何多也。」又曰：「琴操皆被謫時詠懷而作……。」

詠懷而作之詩，王粲「七哀詩」有：「獨夜不能寐，攝衣起撫琴。」之句，後又有阮步兵「詠懷詩」：「夜中不能寐，起坐彈鳴琴。」之句。王摩詰的「竹里館」，另一種境界：「獨坐幽篁裏，彈琴復長嘯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來相照。」所詠之懷，就止於四句，與王粲、阮步兵的自見不同。上面的雖都不是彈琴伴客（三者皆無客可伴）之綺麗，然而弦外之音，味外之味，都是可以想見的。

讓我們更接近——聽琴——話題吧。下面且錄孟浩然的「聽鄭五愔彈琴」五言古詩一首：

阮籍推名飲，清風滿竹林。
半酣下衫袖，拂拭龍脣琴。
一杯彈一曲，不覺夕陽沈。
余意在山水，聞之諧夙心。

重看楊牧的「聽陶筑生處士彈古琴」一詩，裏面那「中國古代洶湧而來的／浮沉跌盪的風」，可是孟詩的「清風滿竹林」之「清風」？不過，兩詩相同之處，其實只是表面上的琴和酒吧了。不過孟詩的「余意在山水」之「山水」，乃用鍾子期事。列子湯問篇：「伯牙善鼓琴，鍾子期善聽，伯牙鼓琴，志在登高山，鍾子期曰：善哉，峨峨兮若泰山。志在流水，鍾子期曰：善哉，洋洋兮若江河。」孟浩然又有「夏日南亭懷辛大」一詩：「欲取鳴琴彈，恨無知音賞。」顯然此詩如題乃懷辛大，同用伯牙鼓琴之事，惟續：「子期死，伯牙絕絃，以無音者。」之感興而作。這種苦無知音，與摩詰的雖人不知（不知彈琴長嘯之意），唯仍視林間明月是知音的心情自又有所別。

再錄一首劉長卿的「彈琴」，雖非注明是聽琴而作，亦可拿來和楊牧詩、孟詩作一比較，同時能解楊牧詩中「風」之結，非孟詩滿竹林之「清風」也：

冷冷七絃上，
靜聽松風寒。
古調雖自愛，
今人多不彈。

原來「松風」乃係琴調名即「風入松」。所以在楊牧詩中第三段中的：「止酒聽羣松喧嘩於山壑」句，化琴調名於「羣松」之意象，而「喧嘩於山壑」，是異常懾人的。在孟詩中，最後還是「一杯彈一曲」的仍兼琴酒，之前更是在「半酣下衫袖」的既飲且拭琴將彈。在楊牧詩裏卻有「止酒聽」，所不同於孟詩者乃在此；楊牧又有後面末段的一行結句：「如此寂寞的風」。或曰這一如此寂寞的風」已經沉重的和一陣清風、甚至琴調名之風相去甚遠，下文當及此。第三段的「此非五絃之樂乎？」、「此乃七絃之樂」句，無非是指出古琴有七條絃線的。隋書音樂志下：「絲之屬四：一曰琴，神農制為五絃，文王加二絃為七者也。」

預告：散文集專輯。歡迎來稿，寫你喜歡的一本散文集。

劉長卿的「彈琴」，是「冷冷」的琴聲，是「靜聽」。楊牧詩中，兩次的「處士肅坐凝容」是一種莊嚴的態度，跟孟詩的「半酣下衫袖」、「一杯彈一曲」（前指阮籍、後指鄭五愔，或連用并指）自又不同。楊詩中的從「起初只是鷦鷯搶枋榆／拚飛維鳥……」到：「時而呼嘯，時而嗚咽／過浮屍的江水，焚燒的山岳／一朝乃過夏天的海洋……」這又豈止於琴音的繪寫，是比孟詩何只的不同，簡直是天壤之別。就連那「止酒聽」是可聽出意象，感覺出來。劉詩中的「古調雖自愛，今人多不彈」乍看似是楊牧詩中的「如此寂寞的風」之嘆。不過，前者之嘆只在「古調」，而後者之嘆是別有所託。至於孟、劉的比較，以詩論詩，自然是前者為佳。

多重寂寞之嘆之詩，楊牧寫的甚多，信手拈來，我們可以在葉珊早期的一首「招魂」——給二十）——詩中看世紀的中國詩人（六二年五月到這樣的句子：

無邊落木，隨霜花以俱下
回東方來，季候的迷失者啊
歌臺舞榭鎖着兩千年吳越的美學
當細雨掩去你浪人的歸路
你蒼白的吹簫人啊
山海寂寂，長江東流如昔

我們且把「招魂」這末段的詩句中的「浪人」比作「聽陶筑生處士彈古琴」中的「異邦」、「吹簫人」比作「彈古琴的處士」和「止酒聽」的收劍躊躇的「詩人」（自然是楊牧自己），「招魂」詩末同樣是「山海寂寂，……」這樣的感嘆可不是偶然的。自然仍是各有所託。我們還可以拿杜甫的一首近體詩「琴臺」來看看：

茂陵多病後。尚愛卓文君。
酒肆人間世。琴臺日暮雲。
野花留寶靨。蔓草見羅裙。
歸鳳求凰意。寥寥不復聞。

這裏的「琴臺」又可比作「招魂」詩中的「歌臺」。杜詩「寥寥不復聞」乃承「琴臺日暮雲」之句，同樣是一種沉寂之嘆。自然我們犯不着拿這不同所寄的詩來作全面的比較了。

上面所引孟浩然和劉長卿的詩，自然並沒有接近楊牧真正的機心，因為這首「聽陶筑生處士彈古琴」是有所本的，我們且不要下結論，先看下面一首五言律詩：

「聽蜀僧濬彈琴」　李白

蜀僧抱綠綺，
西下峨眉峯。
為我一揮手，
如聽萬壑松。
客心洗流水；
餘響入霜鐘。
不覺碧山暮，
秋雲暗幾重。

現在我們再看看楊牧的「聽陶筑生處士彈古琴」這首詩，首行「霜降鐘先知……」是出自何處了，而李白詩中的「餘響入霜鐘」也有所本，「霜鐘」出自山海經中山經：有一個山名豐山，山上有九口鐘，霜降之時則自鳴起來。「為我一揮手」——陶淵明「擬古詩」：「知我故來意，取琴為我彈。」、嵇叔夜「琴賦」：「伯牙揮手」，楊牧詩第三段末重覆第一段的「處士肅坐凝容，」在「忽然一揮手」（避下面「我聽到……」的「我」字）之間加了「背向異邦已涼未寒的夜空」，依然有着李白的迴響：「不覺碧山暮」。而「已涼未寒的夜空」又那末接住下面「中國古代浮沉跌盪，而又／如此寂寞的風」那種聽得出來的洶湧。

第三段可以說是承「霜降鐘先知……」句所演下來意象，末行「風曾運行於巴蜀」亦承第二、三行「風曾運行於／大文明的開端」，第三行下「魚躍王舟之聲」承第一行下、第二行上「游魚／出水傾聽」。「魚躍」與第七行上的「拚飛維鳥」，令人想及列子：「瓠巴鼓琴，鳥飛魚躍。」

「聽陶筑生處士彈古琴」，詩無疑是李白詩之迴響，但自身亦不止於模倣，而是能夠從懷得援借素材中，溶入充滿關聯的，前後可諸呼應的事物，極能發揮其「繁複性」和「新的組合」，把詩中借來的意象、意念，甚至前人的詩句，皆能活用精到，為匠心之所在。例如，楊牧詩中最重要的是第三、四段，其中「止酒聽羣松喧嘩於山壑／轉問秋雲暗幾重」正是李白詩中「如聽萬壑松」、「不覺碧山暮，秋雲暗幾重」的迴響。不過楊牧在第二段中「風曾運行於巴蜀」已明指這詩是「聽蜀僧濬彈琴」的迴響。前面提第一次「風曾運行於／大文明的開端，……」是承自第一段首句「霜降鐘先知……」的，楊牧已經開章明義地來一個古代神話的迴響了。這樣說來，李白如果對陶潛明、嵇叔夜有過迴響，對神話有過迴響，同樣用典，那麼，楊牧固然可以兼對李白迴響一下。而這種迴響，除了敬意之外，還帶有另一層的深意在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楊牧和李白還有一個非常巧合而重要的相同點，那就是李白詩中「客心洗流水」和楊牧詩中「背向異邦已涼未寒的夜空」句的異邦（此詩成於西雅圖，楊牧遠離花蓮十多年）的心境。

走筆至此，本文可結束，不過應該補充楊牧詩中第一段的時間與空間和星象的運用，與及第三段，楊牧懷抱中另一個本着現階段中國人的鬱結之一，那就是詩人所要躊躇的：「……轉問秋雲暗幾重」——「轉問」個什麼究竟呢：「時而呼嘯，時而嗚咽／過浮屍的江水，焚燒的山岳／一朝乃過夏天的海洋。……」這才是詩人所說的：「我聽到洶湧而來的／是中國古代浮沉跌盪，而又／如此寂寞的風」的語帶雙關。當葉維廉在訪問記中說過，他對中國的關懷，希望有人和他分担這經驗。我們知道，有的是呢。

楊牧以葉珊作筆名時，曾以中國十二時辰和西洋十二星象為題材，寫過「十二星象練習曲」，嘗試寫一首以中西的時辰、星象和意象、意念結合相交這樣子的詩。在這首「聽陶筑生處士彈古琴」第一段中，第五、六行於／洪荒，」自然是承第二行的古代神話用典。「循環那三尺六寸六分的宇宙／梭巡分割的光陰，充塞黃道十二宮／欲行又止，……」的「那三尺六寸六分的宇宙」「那三尺六寸六分的宇宙」的尺碼，指的是什麼，在琴論中，記得很清楚：琴三尺六寸，法朞數也。廣六寸，象六合也。……「黃道十二宮」乃指黃道帶，十二星象循環不息的軌迹（中西星象自然不盡相同）。李白詩中亦常有星宿之名，例如下面這首「遊太山」：詩中同時有綠綺琴的出現，可謂適逢其會）：

朝飲王母池，暝投天門闕。獨抱綠綺琴，夜行青山月。山明月露白，夜靜松風歇。仙人遊碧峯，處處笙歌發。寂聽娛清輝，玉真連翠微。想像鸞鳳舞，飄颻龍虎衣。捫天摘匏瓜，恍惚不憶歸。舉手弄清淺，誤攀織女機。明晨坐相失，但見五雲飛。

楊牧的「聽陶筑生處士彈古琴」（甚至於李白的「聽蜀僧濬彈琴」），看上去大有即目即事，皆為實境的寫詩手法，然而又不止此，故而又不盡適合司空圖二十四品的「實境」，這種「超出」可說詩之蹊逕，其闊與廣，也可看出「不立門庭」之妙。

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三日

各位讀者如想購買舊的「大拇指周報」，請於每星期四到灣仔集雅、半島、波文、學而、南山等各書店。